

艺林漫步之走进木心美术馆&木心纪念馆

木心：文学中的“精灵” 艺术里的“隐士”



早晨 纸本彩墨

记者 陈友望 孙乐怡

画家、文学家、诗人……木心身兼数家。在其艺术生涯中，绘画与文学占有同等比重。他是一个典型的艺术狂热者，精通文学、诗词、绘画、音乐、历史等。他徜徉在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、唐宋诗词中，优游于范宽、郭熙的山水间，也从达·芬奇、莎士比亚、福楼拜、尼采吸取营养。他说，“人有两套传统，一套精神，一套肉体。我的祖先在绍兴，我能讲一口绍兴话。我的精神传统在古希腊，在意大利，在达·芬奇。所以我说我是‘绍兴希腊人’。”



无题 纸本彩墨

他身上存在三个人 一个是音乐家，一个是作家，一个是画家

很多人曾发问，木心是谁？他自己的回答是，“我是人类的远房亲戚”。如果非要给自己安个职业名分，他则说，“我是一个人身上存在了三个人，一个是音乐家，一个是作家，还有一个是画家，后来画家和作家合谋把这个音乐家杀了。”

实际上，木心是浙江乌镇东栅人，出生于1927年2月14日，本名孙璞，笔名木心，出身旧时富贵书香人家，外面战火纷飞、时事移转，木心在家接受着传统私塾教育，母亲也为他讲解杜诗和《易经》，还常去同乡茅盾家看藏书。“少年在故乡，一位世界著名的文学家的‘家’，满屋子欧美文学经典，我狼吞虎咽，得了‘文学胃炎症’。”

他从小阅读《圣经》、希腊神话、莎士比亚，十四五岁就知道瓦格纳与尼采的那场争论。多年以后他说：“人们已经不知道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中国南方的富贵之家几乎全盘西化过。”逢年过节，才穿上考究的长袍马褂。饮食西化，喝茶之外还留心饮用白开水，生了病吃西药，他小时候吃过很多种鱼肝油。

1943年，16岁的木心想报考杭州艺专，母子俩来到杭州开纸店的木心姐夫家避难。那是他住在盐桥附近的“蘋南书屋”，时常在平湖秋月、孤山、西泠印社一带踽踽独行，练钢琴，画油画，看画展，“一心想做那种知易行难的艺术家的”。

然而，杭州艺专因战事而迁至内地，后来母子随木心姐夫一家落脚上海高桥镇，1945年，木心考入上海美专三年制西洋画专修科。随后又转入林风眠门下，入杭州国立艺专继续探讨中西绘画，他也开始从大少爷变成热血青年，因领导学生运动被国民党通缉，走避台湾，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回到大陆。

他是跳动的精灵，你找他，他走了，你以为他不在，他来了

新世纪初，木心突然在内地声名鹊起，其中陈村、陈丹青的摇旗呐喊功不可没。陈村曾在文学杂志上偶然看到木心的文字，读罢“如遭雷击”，陈丹青更是为木心在内地的推介不遗余力，力邀其回乡定居，为之编撰《文学回忆录》等。

1982年，木心从上海移居纽约，其间曾盘桓南北欧，回到美术及文学创作上，文学写作以诗歌和散文为主。《明天不散步了》《哥伦比亚的倒影》《温莎墓园》《即兴判断》《西班牙三棵树》《云雀叫了一整天》等在中国台湾发表，轰动一时。

六十多岁的木心，在纽约给旅美的文艺青年上了五年的文学课，“风雪夜，听我说书者五六人，阴雨，七八人，风和日丽，十人，我读，众人听，都高兴，别无他想。”陈丹青后来说：“我们当年这样地胡闹一场，回想起来，近于荒谬的境界：没有注册，没有教室，没有课本，没有考试与证书，不过是在纽约市皇后区、曼哈顿区、布鲁克林区的不同寓所中，团团坐拢来，听木心神聊。”

上课时，木心坐在那里，气定神闲，有时候白衬衫两袖撸起，一手夹香烟，一手放在膝盖上，艺术、历史、人物，娓娓道来，目光炯炯，神采飞扬，翻着自己写的讲课笔记，扫两眼，便有了新的“美味”的话题。

木心从古希腊神话、《圣经》，到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，从中世纪欧洲文学，到二十世纪文学世界，东方西方通讲，知识灵感并作。长句短句参差错落，久违的现代白话，说着文学的“俏皮话”。就这样，他的那些精辟的、卓越的、锐利的见识，就这样被听众之一的陈丹青记录了下来，编成《文学回忆录》出版。

他说，《离骚》，能和西方交响乐——瓦格纳、勃拉姆斯、西贝柳斯、法郎克媲美。《楚辞》，起于屈原，绝于屈原。屈原全篇是一种心情的起伏，充满辞藻，却总在起伏流动，一种飞翔的感觉，用的手法，其实是古典意识流，时空交错。

他呈示艺术，但隐藏自身，始终与受众保持着距离

木心的文字，警句迭出，才华横溢，其文学的光芒，似乎掩盖了绘画的成就。在其艺术创作生涯中，他始终与他的受众保持着距离，一生践行者福楼拜的信条，“呈示艺术，隐藏艺术家。”

木心曾经在美国巡回展出过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创作的33张水墨及彩墨（如今收藏在耶鲁大学博物馆），这批作品融会中西方的技法，包括了欧洲超现实主义画派和中国文人山水画的传统主题。他本想制50幅小型风景，以告慰之前的50年岁月，然而只完成了其中的33幅。木心的外甥王韦回忆说，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，木心被隔离在上海长治路租住的小屋中，常常是半夜三更用毯子当窗帘遮掩，用独创的画技和最便宜的颜料（其时，他的工资减半，买不起好颜料），悄悄地画出了这震撼人心的33幅水墨杰作，为便于隐藏，画面很小。虽然其中有晦暗和悲观的元素，但也看出其中蕴含着温柔的诗情，木心也告诉友人，这些画作确实创作于一种欢庆和喜悦的状态之中。

2002年至2003年间，木心甚至创作了两批尺寸更小的作品，分别为60幅和40幅，这些新作光彩迷离，充满了美感和原创性。许多作品如同仅一二英寸的缩微手卷，以至于需要借助放大镜才能清楚辨认，但每一幅又都完整而宏大，犹如正在演奏的小乐曲。这些小尺寸的画作，也不禁让

他说，《神曲》涵盖甚大，中世纪哲学、神学、军事、伦理，以现代眼光看，《神曲》是立体的《离骚》，《离骚》是平面的《神曲》。

他说，歌德有格言：回到内心。陶潜的《归去来兮辞》，就是回到内心。

他说，李商隐是唐代唯一直通现代的诗人，唯美主义，神秘主义，偶尔硬起来，评古人，非常刻薄凶恶。他还说，如果李商隐懂法文，一定与马拉美倾谈通宵。

他说，《红楼梦》中的诗，如水草。取出来，即不好。放在水中，好看。大艺术家都有深厚的自我背景，我们悼念艺术家，是悼念哪些被他生命带走的东西：“哦！只剩下艺术品了。”曹雪芹这方面是个典范。

他说，凡一国正式或非正式的文艺复兴，都是浪漫的、人文的、重现实的、异端的。中国的文艺复兴，一是春秋战国，一是唐代，另一或可说是五四运动。

他说，中国士大夫也曾如奥地利和德国，晚宴后即是四重奏，饮酒必行令，行令必吟诗。这种风气，全没了。

他说，所谓世界，不过是一条一条的街，街角的寒风比野地的寒风尤为悲凉。世界上什么事情最可怕？他答，一个天才下起苦功来，实在可怕极了。他还说，“我很喜欢听摇滚，有些写得非常好——这种悲怆，是现代的悲怆，古代人不懂的。”“我在梦中总是窝囊的，”他在黑板上写“窝囊”，一边写一边说，“这窝囊二字，很窝囊。”

在评述自己的散文《明天不散步了》时，他说，“文中的作者，既不是天使，也不是魔鬼，是一个精灵。精灵，往上跳；天使，往下跌；魔鬼，他不跳，不跌，装出要跳要跌的样子，让人发笑。而天使、魔鬼，一属天堂，一属地狱，都是有单位的，精灵是没有单位的。你找他，他走了，你以为他不在，他来了。”

人想起他132页的“手稿”，小小的一页纸上，却写下五千文字。

木心曾在杭州艺专学习，非常欣赏校长林风眠的画风。虽然他学的是西画，其实他画的是中国山水，但面目和传统绘画大不一样。他的山水画，孤绝，萧瑟，阴森，还透出一种豪迈——永远寂凉的山脉，连绵起伏望不到边，黑夜直达心灵，哪怕是白天，也恍惚是隐约的黑夜。

木心曾说，传统中国山水画是好的，特别是北宋的范宽，是真正能和西方大家平起平坐的人，但他的画不多，好的很少，可一旦好起来就不得了，远远超过同代人和后来者。有评家说，木心的风景画里有北宋山水艺术的精髓。但他的山水绘画中，有范宽，有塞尚，有达·芬奇，也有恩斯特，多明戈斯和塔皮亚斯的影响。木心自己曾说“受塞尚影响十年”，但他也有意识地绕开这些人，保持适度甚至“远亲”的距离。他曾说，“郭熙有点洛可可，董源平远，气还是不长，黄公望变化多，成就却是有限，我的画要和他们不一样。他们的背景有限，虚无啊，缥缈啊，雅啊，什么的，这是太不够了！我想我和他们人不一样，这是最根本的。”

木心有言，“继承传统的最好办法是颠覆传统。”如此强烈的至性之言，或许他想以自己那些非常个性化的作品，来实现年轻时为艺术许下的诺言——“做那种知易行难的艺术家的”。

【木心小传】



木心（1927—2011），浙江乌镇人，自幼酷爱绘画、文学，习练钢琴和谱曲。12岁写诗，16岁开始发表散文。1946年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，1949年任杭州绘画研究社社长，在杭州上海任中学教师和工艺美术设计师，私下写作，积著作二十种，有狱中手稿66页。1979年任上海工艺美术家协会秘书长。1982年移居纽约，重启绘画与写作，分别在海峡两岸先后出版诗集、文集三十余种，同期作画不辍。2001年，耶鲁大学美术馆为其举办大型个展，并巡回芝加哥美术馆、夏威夷美术馆、纽约亚洲协会美术馆，随展出版精装画册。新世纪木心应家乡乌镇竭诚邀请于2006年回乡定居，五年后逝于乌镇。

【木心纪念馆】



木心故居位于浙江乌镇东栅，原为木心旧居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改造而为“晚晴小筑”，2006年，木心归返故里，长居于此。2014年5月，木心纪念馆开放，面南三进，分别辟为生平馆、绘画馆、文学馆，展示木心发部分艺术作品和遗物。

【木心美术馆】



木心美术馆位于浙江乌镇西栅，坐北朝南，以修长的、高度现代的极简造型，跨越元宝湖水面，与水中倒影相伴随，成为一道宁静而清俊的风景线。美术馆设长期陈列木心作品，由绘画馆、文学馆、狱中手稿馆及影像厅组成。木心遗留绘画作品六百余件，文学手稿数千份，陈列画作一百件左右，手稿五十份左右，酌情更换展品。两座特展馆推出对木心构成重要影响的世界性艺术家年度特展。